

梅雨静思

梅雨来时，舟山群岛便浸在一种微茫的湿意里。海雾与雨丝交织，远处的岛屿被晕染成水墨丹青，近处海浪裹着潮湿的气息漫上岸，整个群岛都仿佛陷入了绵长的梦境里。

我独坐书房窗前，看雨脚如麻，打在樟树树叶上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此时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与雨声交织，恍然间竟分不清是窗外的雨在落，还是书中的墨香在流淌。翻看《瓦尔登湖》，梭罗在书中写道：“我到林中生活，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。”此刻，我于这梅雨笼罩的群岛上，似乎读懂了这份对宁静的执着。

弘一法师驻锡普陀山时，逢雨天便闭门抄经，曾对弟子言：“闹中取静，不如静中取静。”岛城的梅雨，恰给了我这般机缘。水珠顺着樟树叶缓缓坠落，滴答声里，思绪早已随波飘向海天尽头，在静谧中沉淀出生命的本真。

盘菩提子

窗外雨声淅沥，偶有风来。我独坐案前，右手执书，左手盘着菩提子，一粒一粒地捻过去，随书里情节同频。指尖轻捻，菩提子碰撞发出细微声响，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。

我有两串菩提子，皆盘了二十余年。初得时果核粒子粗糙，如今却已圆润如玉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仿佛岁月凝就的琥珀。我有不少手串，但最喜欢还是菩提子，它们没有手串颗粒那样均匀，整齐如一，虽每颗形状不一，但在手指间滑动，就如红尘中各类大小杂事，没有过不去的事。

古人云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。”盘菩提子，看似是动，实则愈动愈静。指间摩挲，心思却渐渐沉淀，杂念如尘，一粒一粒被拂去。想起一则公

屋檐下

岛城闲情六记

□李海州

案，有僧问赵州和尚：“如何是道？”赵州答：“吃茶去。”看似平常，却暗藏机锋。盘菩提子，亦是如此，不必刻意求静，只在指间流转处，自有禅意。

雨仍在下，窗外的世界湿漉漉的，而书房里，只有指间菩提子的轻响，和书页偶尔的翻动声。动中得静，原是人生至味。

养石偶记

书房窗外，原有一只青瓷浅盆，本是预备作盆景的。早年间植过小菖蒲，栽过文竹，皆因我疏于照料，渐渐枯槁。盆中有块火山石，嶙峋如枯山，原是为盆景打底的配角，却在植物凋零后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来个“养石”。

清洗好青瓷浅盆和火山石后，把石头放入盆中，添加清水，就开始了“养石”。起初，每周换一次清水，水漫过石面，石头依旧显土黄色，看起来很有禅意。如此过了大半年，某日清晨，忽见石隙间迸出几点青痕，像谁不小心滴落的颜料。它们怯生生地试探着，在雨水浸润下慢慢晕染开来。如今再看，整座“石山”已裹满绒绒的苔藓，有着十分野趣。

苔藓是耐得住寂寞的，王维曾有诗云：“轻阴阁小雨，深院昼慵开。坐看苍苔色，欲上人衣来。”古人观苔，能坐半日，我今养苔，竟在不经意间。此后每添清水，便多一分留意，苔石吸饱了水，绿得愈发鲜亮。

看似沉寂的日子里，它悄然接纳每一滴雨水，在无人注视的角落积蓄力量，如今竟成了活物，在晨光里泛着湿润的生机。有些坚持无须喧哗，当耐心与时间达成默契，荒芜自会生长出春天。

新城散步

新城最宜夜行。白日的喧嚣褪尽后，街巷便

显露出另一种韵味，露出最宜漫步的模样。

道旁栽的是樟树，在路灯下投出斑驳的影。树影间漏下的光点，恰似谁撒了一把碎银子。海风时来时往，带着咸鲜的润，比白昼时温和许多。

我常沿港岛路向南，过三两处红绿灯，便可到海边的海湾公园。园中绿植很多，秋来红叶满枝。从海湾公园到樱花公园沿海的一段最妙。栏杆外是滩涂，潮水退尽后露出黝黑的泥，月光下泛着釉色。远处渔火明灭，与天上的星星混作一处。有夜航的轮船缓缓移动，灯光铺在水面上，像熔化的金箔。此情此景，总让我想起丰子恺那幅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的寂寥与旷远，虽无新月，却有同样的清旷。

闲情时，我喜欢静，也喜欢动，其实静与动不是对立的，就像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行走间每一步都是新的风景，每一刻都能感受生命的跃动。脚步丈量着新城的街巷，也丈量着内心对鲜活与宁静的双重热爱。

海边吹风

能在海边散步，吹吹海风，是沿海城市的殊遇，尤其我们岛城，随时都可以吹到海风，也算一种幸福。

每周我习惯徒步一两次去上班，早上从海洲华府出发，沿港岛路，经港岛大桥、茶山大桥，到达浙江海洋大学，一路几乎是在海面上行走着，微微咸湿的海风便迎面扑来，像久别重逢的老友，不由分说地裹住全身，一般人会感觉黏黏的，我却感觉海风中挟带的水汽，正在滋润我的皮肤。

傍晚时分，新城临海的那段步道。天色将暗未暗，海风最是清爽，迎面扑来时，总带着几分莽撞，却又透着体贴——它不急不缓地掀动衣

角，钻进领口，把白日里积攒的燥热与烦闷，一丝一缕地抽走。

此时想起《菜根谭》里的话：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海风之于人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它不问来由，不分亲疏，只管迎面吹拂，带走该带走的，留下该留下的。

喝茶养杯

散步归来，脚步总会不自觉地拐向熟悉的茶室。新城茶室多隐在街巷转角，或藏于高楼一隅，茶室串起不同的人生故事，也串联起志趣相投好友的情谊。

林姐的茶室在商场的顶楼，楼层不高，青砖小院装饰风格，竹帘半卷。她给我备了白瓷杯，说是与我性子相合，喜欢干净，喜欢简单，在茶室里能十几年喝下来，老板懂茶客的脾性很关键，林姐应该是懂我的。

九哥的茶室，不能算真正的茶室，他是开珠宝加工店铺的，在店铺后面摆了大板桌，朋友就围在这里喝茶，谈笑声与水沸声交织。有人分享新闻，有人说起旅途奇遇，茶过三巡，连平日藏在心底的困惑，都化作氤氲热气飘散开来。在这里围炉煮茶，就像苏轼与友人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”的雅趣，喝茶时的闲适，最能照见真心。

在阿建的茶室，我夫妻俩有一对专门的茶杯，是陶制的，直筒形，小小的，至少养十来年了，我最喜欢这杯子，“壶要养，杯也要养。养的不只是器物，更是人心。”这话倒与《茶经》里“器为茶之父”暗合。此对茶杯，也常常让我想起《道德经》中的“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”。茶杯如此，人心何尝不是？

诗风雅韵

夏日栀子

□张洁琼

的栀子花才是最好最美的，对于半开未开的花儿总是带几分嫌弃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在《菜根谭》上读到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，此中大有佳趣。”人间小满胜万全，我才恍然明白卖花的老妇真是个好妙人。

有年梅雨季，也是个雨线绵密的傍晚。我在绍兴仓桥直街旧木楼改造成的餐馆吃晚饭。二楼临窗的座位，能细细观赏烟雨江南中的小桥流水乌篷船。忽然，我的鼻子闻到了阵阵浓郁的熟悉花香，是栀子花哩！我循着香气探头一看，楼下青石板路旁是几丛开得正盛的栀子花。吃完饭下楼走近才发觉，此处的栀子花不同于我所熟悉的栀子花。

我所熟知的栀子花花型硕大，开得大大方方。莹白如玉的花瓣略微有些肥厚，却并不显得粗笨，反而有一种丰腴的美感。岛城人习惯称她为“玉荷花”，真是一点儿也没错。但仓桥直街的栀子花不是层层叠叠的那种，而是单层的花瓣平展开来。六七片丝缕般的花瓣拱卫着鹅黄色的花蕊，显得有些单薄。

很巧的是，当晚一个科普公众号给我推送了关于栀子花的科普文章。我才知道这种香气浓烈的单瓣栀子花才是中国本土原产的，也唤作“中国栀子”。而岛城常见的重瓣栀子“玉

荷花”却是外来物种。她的老家是遥远的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，不知道因何缘由漂洋过海在东方的土地上落地开花，成了岛城最常见最接地气的花。

闷热的梅雨季里，和栀子花前后盛开的花儿不少。红艳欲燃的石榴花，洁白清新的女贞，花团锦簇的绣球……其他的花开时，人们更多的是赞叹观赏，不过栀子花盛开时，人们似乎都忍不住要拗折上几枝，置于青瓷瓶、玻璃罐、马克杯，甚至纸杯中水培。栀子花这种接地气的亲和力似乎和一切容器适配，不拘于名贵还是普通的器具。

栀子花大大咧咧地也不挑剔生长环境。我曾在临街的水产铺子见过一盆栀子花。铺里生意繁忙，人来人往。梅雨季里，尘土混着雨水被顾客踩踏着带进铺子，鱼虾化冻的冰水在铺子的地砖上肆意横流，泥泞遍布。刺鼻的鱼虾腥臭味充斥着整个屋子。摆在铺子窗边的栀子花毫不计较，自顾自地开着花，开得热烈而奔放，隐隐有那么几分拉丁美洲的性情。

又是一年梅雨季，梅子熟时栀子香。窗外是瓢泼的大雨，我静静地坐在室内，闻着案头栀子花的香气，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属于梅雨季的旧时光。

心香一瓣

石上花魂——茉莉藤记

□木兰花 文/摄



沿着悠长的小径，路过那爬满藤蔓的石墙，我总是不自觉地驻足凝视。绿意盈盈的枝蔓，在雨水滋润下愈发蓬勃，细小的根须吸附在斑驳的墙面肆意攀爬。近看，如波澜起伏；远望，又似碧玉翡翠。有诗云：“络石寒毛涧底明，春来绿遍小峥嵘。”说的正是此络石藤蔓延成片的盛景。

早春时节，墙头缀满了洁白的小花，这些花朵形如精巧的风车，花瓣反卷如旋，带着山

野栀子的素雅，静静绽放。轻风拂过，好似无数小花伞在绿叶间轻盈舞动。藤蔓上花开如雪，空气中飘散着丝丝幽香，漫步其下，恍若置身于童话般的梦境。

不知这藤蔓何时在此扎根安家，经年累月，花开一年胜似一年。几乎每天总有新芽探头，悄然生长，绿意盎然，风度翩翩。想来墙内，定也是藤覆满园，自成一番悠然景致。眼下正值结果时节，藤蔓上悬挂着铃铛般的小果，以缓慢的节奏记录着成长的轨迹，直到深秋褪去青涩，展露出成熟后的沉静与淡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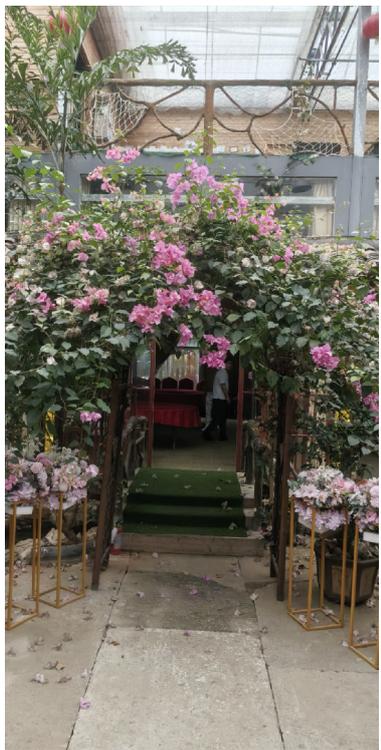
此藤蔓有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：茉莉藤，也叫风车茉莉。虽冠以“茉莉”之名，却与芬芳的茉莉花并无亲缘。但它虽非茉莉，却有茉莉之雅，清丽婉约，花是温柔之花，藤却是攀岩高手，恰似一位柔情似水的女子，内心藏着仗剑走天涯的豪情，娴静中有那么一种不羁的灵魂。

茉莉藤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：络石，因其善于缠绕石木而得名。这个名字为它平添了几分沧桑感，仿佛瞬间将其从青涩的年少带入了悠远的历史长河，诉说着它与石墙、山野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。不管何以称谓，只是它的天性始终未改——喜攀爬、爱缠绕，遇岩石、树根、荒地便义无反顾地匍匐前行。络石根系发达、藤条坚韧，犹如一位不知疲倦的旅人，在绝

处逢生中不断地攀援而上，足根紧紧地盘踞着墙面与石缝，遇水搭桥般地无限延伸。即使被连根拔起，它仍能在废墟中重获新生，用倔强的生命力在方寸之间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绿色王国。

茉莉藤四季常青，生命力顽强，极具观赏价值。若精心打造成拱门、篱笆或绿瀑，便是庭院里难得的景致。茉莉藤虽美，却暗藏锋芒。它属夹竹桃科植物，全株含有毒性物质，特别是被折断后渗出的乳白色汁液毒性更强。赏花闻香无妨，切莫随意折枝。然而，这含毒之物，在中医手中却能化身为治病良药。这便是茉莉藤“只知其是草，不知其是宝”的存在，它是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载良药之一，具祛风通络、凉血消肿之效。儿时曾听闻，它的果子可治“大脖子病”，想不到这小小的藤蔓之果，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。

茉莉藤，生于石隙，不择沃土，只凭一股韧劲，便在粗陋的山石间丈量着生命的长度。它用四季不凋的绿意昭示着生命的顽强，用清雅的花朵赠予世界刹那的芳华。它静默地攀爬，无声地绽放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以柔韧而恒久的力量，在新的枝蔓上谱写着又一季又一季生生不息的生命乐章。



山谷之中，有棚遮风挡雨，花在盛开，树木葱茏，方寸之间有道场，一分寻找机会，另一分听着雨水

万花谷，鸡和狗沉默着，时而有些躁，蹦来跳去水蜜桃、杨梅做着一个个采摘的梦

植物清香，雨水迎着雷声下啊下啊，万花谷，坐下来喝杯茶，这会儿的时间没有其它

雨水没有想过放弃这个有些偏远的山谷，彩虹的微笑在升起，花朵、水果、草木在雨水中如饮甘露

守着万花谷，就是守着一份初心和情怀，守着花香满园、水果飘香，树林和溪水小径在其间穿梭，走进民宿里的童话故事，雨水中，大棚里鸟语花香，一杯清茶